

写作是件乐事，也是苦差事……
说也怪，不写还不舒服，这就叫有瘾

李劫人

李怡 王琳◎著

画传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李劫人画传

李怡 王琳 ◎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劫人画传/李怡, 王琳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7-220-08252-8

I. ①李… II. ①李… ②王… III. ①李劫人 (1891~1962) —传记—画册 IV. ①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1241 号



LJIEREN HUAZHUAN

李劫人画传

李 怡 王 琳 著

图片提供

成都市李劫人故居博物馆
喻 磊 胡翠兰 张力文 李再戎等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王定宇
魏晓炯
杨 潮
袁晓红
李 剑 孔凌凌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 2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图 片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028) 86259459 86259455
(028) 862595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240mm
10.5
1
80 千
150 幅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
ISBN 978-7-220-08252-8
28.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624

引子 隐蔽的经典

对于四川的读书人特别是成都的读书人来说，“李劫人”是一个比较熟悉的名字，然而，在中国既有的现代文学的知识系统当中，他却并不是一个十分显赫的经典作家。传统的中国现代作家座次有“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李劫人的四川同乡占据两席，但由此而标示出的四川文学的辉煌却似乎长期掩饰了李劫人个人的独异与光彩，混同于沙汀、艾芜、何其芳、方敬、陈敬容甚至陈翔鹤、陈炜谟、康白情等作家群体当中，李劫人作为现代小说家的前所未有意义、李劫人小说作为现代文学的经典价值都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蔽了起来。当然，在研究界，人们对李劫人也还有“中国的左拉”、“东方的福楼拜”等等美誉，不过，一位中国作家的创作成就还需要借助遥远的外国作家的名字加以说明，这多少还是有点理不直气不壮的意思。

李劫人的被遮蔽可能有多种原因，而现代中国文化特有的“中心—边缘”格局却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资源的分配亦如它的政治体制一样有着金字塔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少数政治中心城市占有了国家的主要资源，拥有绝对的话语控制权，其他地域只能甘居边缘，成为文化的“被灌输者”、“接受者”、“倾听者”与“服从者”，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文化价值，任何来自边缘的声

李劫人

画
传

(1891~1962)

002



李劫人
(1891~1962)

音几乎都不具有更大意义的影响力，边缘只有被中心所接纳或者努力挤入中心、成为中心之一员才可能真正彰显自身的价值。现代中国社会“工业化”、“商业化”的总趋势是多种地域视角与多种价值取向的出现，然而，这却是一个需要时间来加以完成的“趋势”，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北京作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中心、上海作为现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占据着国家的文化主宰地位。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文学都需要以这两个城市为根据地，最常见的作家生存故事常常就是不断上演的“双城记”。

不错，我们也有来自西南内陆腹地的庞大的巴蜀作家群，不过，事实很清楚，一位来自西南边缘的作家只能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才有机会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影响，只有主动进入京沪文化圈成为它们的话语代言人才有机会在全国范围内证明自己，也最终证明自己的地域。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李劫人的同乡郭沫若与巴金既是中国现代作家的当然的典范，也是巴蜀文学的当然的典范，这在很大的程度上都与他们从西南进入了中国文化的中心密切相关。郭沫若一生步履匆匆，都不离中国社会最活跃的政治中心地区，从上海、广州、武汉到北京，他的文学的步伐紧追着现代政治不断流变的中心；巴金的名字则长期与现代中国文化的另外一个中心——上海联系在一起。正如郭沫若的“凤凰”与“女神”都直接概括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化一样，巴金的“家”与“寒夜”也早已摆脱了成都和四川的乡土的影子，成为一个巨大时代的变迁的写照。

然而，成都作家李劫人却有着特别固执的地域情结。虽然他踏上过欧洲的土地，师法过欧洲的自然主义写作艺术，虽然他也有机会奔走于中国其他地区，但是成都、巴蜀始终是他不能离舍的生存之根，不仅是生存，就是写作本身，也总是绕不开乡土的历史、风俗与人情，当然，这也是对中国历史与社会的谈论。不过，当巴金把成都的“高公馆”当做中国公馆来加以谈论而竭力回避它的地域特色之时，李劫人却更愿意将中国的历史具体化为地域生态的一种专注的展示，而且，方言的铺陈也是那样的有滋有味。

是的，成都作家李劫人就是这样“甘居”于西南一隅，他对乡土

文化的津津乐道使得他被依然存在的“中心—边缘”的等级格局所排挤，退出“广大中国读者”的视线范围，放弃了在中国文化中心城市发言的机会，也就丧失了传播思想的可能。

问题是，边缘究竟还是不是中国社会与人生的独特存在形式？中国文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描述是不是应当以多种地域的多重景观为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那么就应当承认，是我们固有的文化等级次序出了问题，而不是“甘居”边缘的李劫人出了问题；是我们文化等级次序影响下的读者心态出了问题，而不是李劫人执著的艺术追求出了问题。在今天，全球化的浪潮激发着新的地方性的反思，而世界性的视野更鼓励着民族性的追求，李劫人的独异与光彩不是更黯淡了而是更加地引人注目了，他对巴蜀地域看似“狭小”的表现恰恰不是让我们的目光变得更逼仄了，而是更精确更深邃了。阅读李劫人的巴蜀风物不是仅仅只懂得了四塞之地的巴蜀而是更理解了中国社会与中国人生的幽微与细节，而且，“边缘人”的处境也造就了“边缘人”一种独有的自由心态与精神气质，散发着巴蜀文化特点的这种精神气质同样是李劫人的个人魅力所在。

这或许就是一位甘愿驻守边缘、甘愿以边缘为家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匠心独运之处。

今天，让我们来追踪“边缘人”李劫人，重新品味这隐蔽的经典，也就有了一番独特的意义。

目 录

引 子 隐蔽的经典 / 001

第一章 生存在边缘 / 001

1. 经历司街 / 002
2. 磨子街杨家大院 / 004
3. 江 西 / 008
4. 鄱阳湖 / 011

第二章 “杂色”人生 / 013

1. 激荡的学生时代 / 014
2. 官 场 / 028
3. “李老懒” / 031

第三章 法兰西 / 037

1. 从成都到巴黎 / 038
2. 文学的法兰西 / 047
3. 他乡，故乡 / 052

第四章 “死水”中的“大波” / 055

1. 报人、教授、实业与写作 / 056
2. 君子为什么近庖厨 / 063
3. 奔走成渝 / 069

001

目

录

李劫人

画
传

(1891—1962)

002

4. “死水”中的“大波” / 074

第五章 “天魔之舞”的时代 / 088

1. “劫老” / 089

2. “菱窠”主人 / 095

3. “天魔之舞”的时代 / 100

第六章 风波、余波与大波 / 108

1. 新政坛与新文坛 / 109

2. 风波中的“大波” / 113

3. “我想写到八十岁” / 134

附录一 李劫人生平大事记 / 142

附录二 李劫人主要作品目录 / 156

主要参考文献 / 160

后 记 / 161



(1891-1962)

第一章 LIJIEREN HUAZHUAN

生 存 在 边 缘

李 劫 人

画 传

1. 经历司街
2. 磨子街杨家大院
3. 江 西
4. 鄱阳湖



1 经历司街

光绪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即1891年6月20日，在四川省华阳县经历司街李家，一个男婴降生了。

四川属于中国的西南边区，光绪年的中国又居世界现代化进程的边缘。

这男婴的啼哭，离大洋彼岸的风起云涌，离北京皇城的宫廷政治，是何等的遥远！

光绪十七年，正是中国历史上风云动荡的多事之秋。三年前，康有为第一次向皇帝上书请求维新变法，未达圣驾，无果而终。不过，一场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拥有25艘当时最先进战舰的北洋海军建成，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投产，张之洞在汉阳兴建铁厂。与此同时，西方列强的势力悄无声息地加快向中国内陆地区渗透，就在光绪十七年，重庆海关开关，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内陆通商口岸。也是这一年，英国侵占了原为中国属国、地处新疆与印度交通咽喉地带的坎巨堤。

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生存在边缘的普通百姓的注意，倒是这个端午节后出生的男婴给李家人增添了巨大的喜悦，也带来了无限的

希望。家里人都昵称他“端端”、“端娃子”。这些年来，李氏家门人丁单薄，曾祖父、祖父都过世得早，至端娃子一辈已是三代单传。按当时的习俗，人们认为三代单传是不祥之兆，有灭家灭族的危险。家人按照李家“正大传家远，诗书处世长”的辈分排列，给端端取了一个吉祥的名字——“李家祥”，寓意李家从此兴旺发达。

他就是后来的李劫人。

李家原籍湖北省黄陂县。明末清初，经历战乱的天府之国四川十室九空，人口凋敝。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下诏，将江西、湖南、湖北众多居民迁入巴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湖广填四川”。这一迁徙持续了将近六十年的时间。李家第八世祖李述明就是在清初这次迁徙中逃荒到了四川。他沿途贩卖布匹，兼行中医，最后在四川华阳县境内定居。从此，李家便在巴蜀扎根落脚了。

到李家祥的诞生，李家已是整整八代人生活在四川这片土地上了。当年的移民入蜀后，生活相当艰辛。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乱和瘟疫，不仅令人口濒于灭绝，那些繁华的城镇、肥美的农田都在战火中化为了一片废墟。清初，省城成都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李鸿章



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张之洞



父亲李传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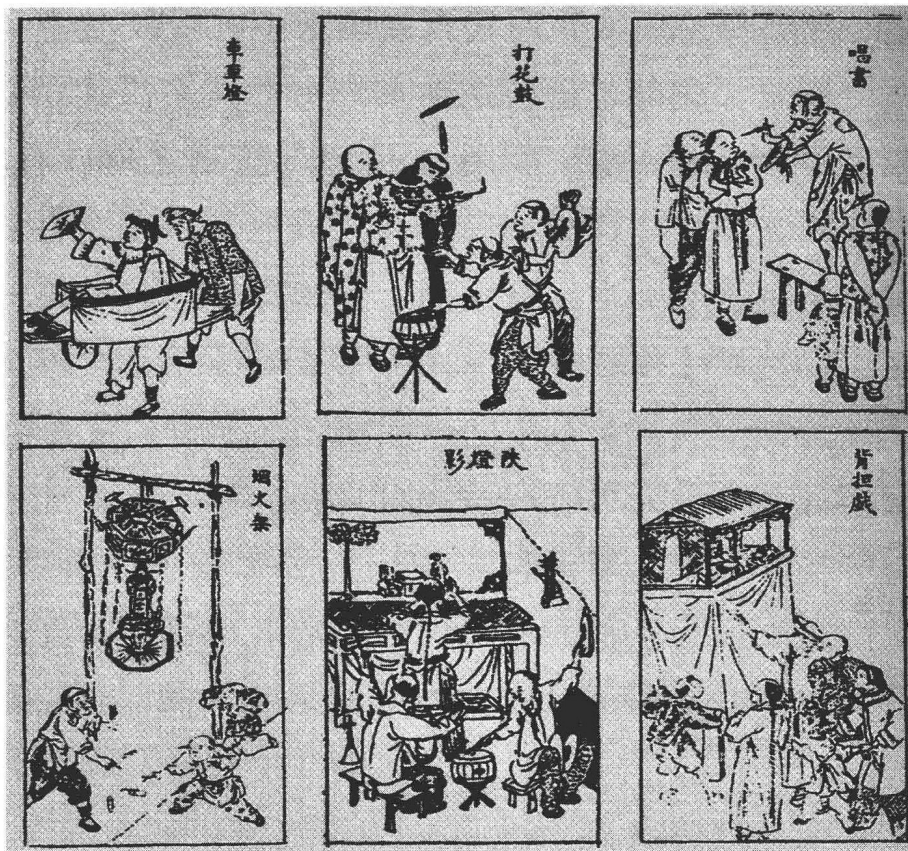
母亲杨氏

十三年无人烟，省会只能暂设于阆中。即使到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川的人口仍只有九万余人。面对这残破的土地，入川移民只能依靠原始农耕的方式艰难求生。

李家就是这些湖广移民的缩影。来川定居后，他们无亲无故，无田无房，只有自食其力，靠着农耕勉强度日。所幸的是，李家还有一门祖传的手艺——“硃砂保赤丸”。它是由雄黄、巴豆、胆南星、麝香、牛黄、朱砂等制成的，对治疗小孩高烧抽搐有奇效。到了第五代，李家的家境开始有所好转，三曾祖父李正康不仅在成都开设中药铺行医，还读过书，教过私塾。父亲李传芳^[1]继承祖业，行过医，教过私塾，后为官。就这样，李家在亦农亦医亦文中谋求生存，壮大家业，营造着边缘地区小知识分子的“杂色”人生。

2 磨子街杨家大院

李家祥三岁了。父母商量请一位品学兼优的老先生为他发蒙，一



《成都通览》所载清代各种曲艺与杂耍

番斟酌之后，家祥的堂外公杨材成了最合适的人选。这一天，母亲杨氏^[2]特意给李家祥换上了一身湖绉夹衫和一双蝴蝶花鞋，郑重其事地来到了外祖父家——磨子街（后改名状元街）杨家大院。母亲引着小家祥来到堂屋前，又把带来的一对蜡烛点上。堂外公笑眯眯地躬下身来问家祥：“你愿意读书不？”

小家祥笑着道：“我愿意。我爸爸也愿意我读书的。”

堂外公点了几下头，伸起腰来又问道：“你读了书，将来愿做什么呢？”

小家祥随口答道：“我读了书，便学堂外公，做堂外公做的事，又学爸爸，做爸爸做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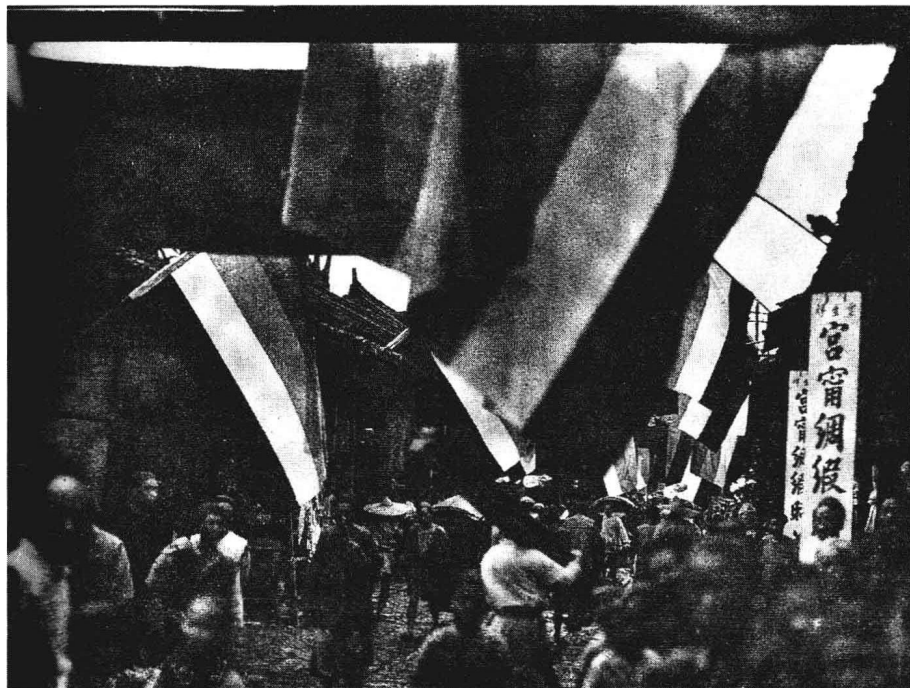
堂外公哈哈笑道：“你爸爸倒很可以学的。你堂外公年纪虽有了，却一事无成，不要学也罢！”随即又掉头去向家祥妈妈夸奖道：“端娃子聪明，这几句答应我的话，就不是无灵性人说得出来的，倒是一个读书好材料。你真是好福气！”

小家祥磕头完毕，堂么外公便就桌上一张红纸，写了几个字，教他读道：“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声名，显父母。”小家祥一连念了三遍，虽有些懵懂，但还是念得有板有眼。这样，发蒙仪式就圆满完成了。

受过发蒙礼，每天早晨起来，父亲便开始教小家祥读《三字经》《孝经》。

不久之后，父亲就应在江西某县任知县的亲戚之请，远赴江西谋事，在县衙门办文牍，兼行中医。此后，李传芳一直离家在外。小家祥则在五岁时跟随母亲和曾祖母、祖母一起移居到磨子街杨家大院，住在了外祖父家的后院。

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都这座具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挥别了清朝初创时的萧条、落败，已然一番太平盛世景象。当时，成都是中国西南最为繁华的城市，拥有约三百余条大小街巷，近三十万人口。城里坐落着很多金碧辉煌的大会馆，茶馆、戏园、商号、酒



商号林立



成都小吃——凉粉



成都小吃——担担面

店、客栈更是遍布大街小巷。凉粉、豆花、麻婆豆腐、冒结子、凉拌白肉、抄手、素面、担担面、夫妻肺片等各种特色小吃应有尽有。一到了春节、元宵和端午节等节庆，花灯、龙灯、火炮、礼花，灯火如昼，炮声盈耳，真可谓盛况空前，热闹非凡。这座繁华的城市，自此开始滋养着一位未来作家的心灵。

小家祥先是由十三舅父杨赞贤授教一年，之后，便在杨家大院内读私塾。什么《三字经》《千字文》《诗品》《孝经》《龙文鞭影》《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小家祥都已背得滚瓜烂熟。因为喜欢历史，对《幼学琼林》《地球韵言》一类杂著特别地感兴趣，而且喜欢寻根究底。此外，最喜欢的就是听故事了。祖母彭氏最会讲故事，经常边做针线活边给小家祥和他的表姊妹们摆龙门阵。从祖母嘴里，小家祥知道了《安安送米》《王祥卧冰》，还有什么《孙悟空大闹天官》《穆桂英大破天门阵》……他经常听得入迷，坐在小凳子上，眼睛睁得大大的，口里还不时嘟囔着：“后来呢……”小家祥记忆力超群，听过的故事，几乎都能复述出来。

在磨子街街口有个茶铺，刚请了一位说书先生。他讲的是《水浒传》，十分好听，连续听了几夜之后，小家祥就上了瘾，每天老师刚说放学，他便迫不及待地冲出学堂，直奔茶馆去了……

这些生动的民间故事向小家祥展现了一个闪耀着奇光异彩的世界，令他着迷，令他激动，刺激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也塑造了他丰富的想象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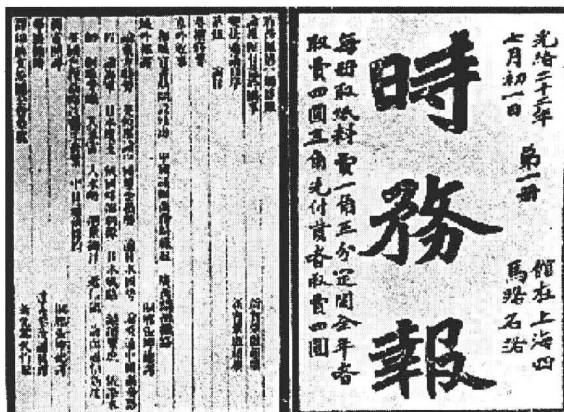
3 江西

崇山峻岭庇护之中的成都平原让小家祥如此的着迷。而就在此时，中国的“中心”却正在经历着一场千年剧变：图谋变法的维新运动展开了，又迅速失败了。义和团揭竿而起，声势如虹，直捣京津。接着是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天津失陷，继而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挟着光绪帝仓惶出逃。华夏大地战火纷飞，清王廷已是危如累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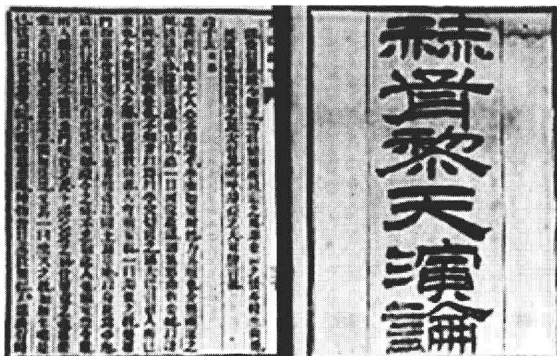
然而，“中心”的汹涌波涛还是没有太多地波及边缘人家的生活，小家祥一家不仅偏居于大变动中中国的边缘成都，而且依然挣扎在基本物质生存的边缘地带。小家祥父亲居赣六载后，变卖家中所有财产，捐得了一小官，被派往江西南昌候补。于是，便将小家祥母子俩接往南昌团聚。这一年，小家祥九岁。

1900年，小家祥随母亲从成都启程，乘船从重庆顺流而下，过宜昌，经武昌，经过数月的颠沛辗转，抵达了南昌。

可是，天不遂人愿，一家人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团聚后的喜悦，一场严峻的考验便接踵而至。启程之前，母亲的腿脚便有些不适，经过长途跋涉，一到南昌



维新变法时期的刊物《时务报》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